2026年4月　第105卷 第2期
April 2026　Volume 105 Number 2

DOI: 10.65961/crcl-2026-0035

# 河南濟源方言框式結構“……給=……倆”的功能及來源
## ——兼論漢語方言後置詞“兩個（倆）”的演變

喬豔敏

安陽師範學院

**提要**

濟源方言中“倆”可後置於由“給=”連接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成分後，構成“……給=……倆”框式結構，其連接項可為名詞、動詞、代詞、形容詞以及名詞性或動詞性短語等。研究發現“倆”的語法功能與語音形式緊密關聯：當“倆”讀本調 [lia$^{51}$] 時，“倆”為實義，表示雙數，句法結構為 [……給=[……倆 ]]；當“倆”讀 [lia$^{21}$] 時，語義虛化，“倆”複指整個短語，為伴隨格標記，句法結構為 [[……給=……] 倆 ]。濟源方言伴隨格標記“倆”是與蒙古語接觸的產物，拷貝了蒙古語“雙數＞伴隨格”的語法演變路徑。漢語方言後置詞“兩個（倆）”的語法化路徑為：從實義“兩個”演變為伴隨格標記，到功能擴大的雙數標記，再到語法功能徹底消解而成為羨餘成分。

**關鍵詞**

“兩個（倆）”，伴隨格，濟源方言

© 2026 喬豔敏。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- 非商業性 - 禁止改作 4.0 國際協議授權。

## 1. 引言

濟源，因濟水之源而得名，位於河南省西北部，黃河以北。濟源東鄰沁陽、孟州；北隔太行山，與山西晉城相接；西踞中條山，與山西運城交界；南隔黃河，與孟津、新安相望。其方言屬於晉語邯新片獲濟小片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2012），處於晉語與中原官話的過渡地帶。

濟源方言中“倆”為“兩個”的合音，可後置於由“給 ᵌ”連接的兩個及兩個以上的成分之後，構成“……給 ᵌ……倆”框式結構，其中“給 ᵌ”[1]為介連詞，相當於普通話的“和”或“跟”。如：

(1) **咱爸爸給 ᵌ和咱媽倆**今個不在家，他倆去王屋山唻 [lɛ⁰]了。[2]（咱爸爸和咱媽兩個今天不在家，他們兩個去王屋山了。）
(2) 走動嘮 [lɔ⁵⁵]，把那**蘋果、桃 Z[3] 給 ᵌ和西瓜倆**都拿點兒。（走的時候，把那蘋果、桃子和西瓜都拿點兒。）
(3) **你**一天天別**給 ᵌ跟你姨姨倆**吵架。（你一天別跟你姨姨吵架。）

該框式結構中若“倆”讀作 [lia⁵¹]，“倆”限定數量，表示雙數，如例（4）“你倆”指你和其他人，此句共關涉 3 個人。若“倆”讀作 [lia²¹]，[4]“倆”則複指“給 ᵌ”與“倆”的連接項，如例（5）“倆”複指“你和他”，並不是“他和其他人”；例（6）“倆”複指“你們和萱萱”，而不是表示“萱萱和其他人”；例（7）“倆”位於名詞性短語後，複指“大嘞給 ᵌ 小嘞”；例（8）“倆”位於動詞後，複指“吃給 ᵌ 耍”。

(4) 我給 ᵌ跟你**倆**講，你倆要好好學習，考個好大學。（我給你兩個講，你兩個要好好學習，考個好大學。）
(5) 你別給 ᵌ跟他**倆**說話唻，叫他趕緊寫作業。（你別跟他說話了，讓他趕緊寫作業。）
(6) 你們給 ᵌ和萱萱**倆**去哪兒唻，也不回來吃飯。（你們和萱萱去哪兒了，也不回來吃飯。）

---

1 濟源方言相當於普通話的“和”或“跟”的介連詞語音形式為 [kəʔ³]，本字不明，文中暫記作同音字“給 ᵌ”。

2 “唻”語音形式為 [lɛ⁰]，相當於普通話的“了 ₂”，下同。為行文方便，下文不再注音。

3 “Z”表示 Z 變韻，下同。“桃 ᶻ”表示桃子。

4 “倆”讀作 [lia²¹] 時，具有輕聲的特徵，調值為 21。下同。

(7)　把大嘞 [lei$^{0}$] 給 =$_{和}$小嘞 [5] **倆**分開放。（把大的和小的分開放。）
(8)　一說吃給 =$_{和}$耍**倆**嘮 [lɔ$^{55}$]，[6] 他都$_{就}$跑可快，一說學習嘮，他都可磨嘰，都不學。（一說吃和玩的話，他就跑可快，一說學習的話，他就可磨嘰，就不學。）

學界對漢語方言中“兩個（倆）”的特殊用法已有討論，如都興宙（1995），郭忠（1995），賴先剛（2005），儲澤祥等（2006），彭曉輝、儲澤祥（2008），陶伏平（2008, 2009），陳淩（2009），王東（2010），江藍生（2012），王雙成（2012, 2020），汪化雲（2016），Peyraube（2017），陳健榮（2020, 2022, 2025），王越（2022），Zhou（2022）等，但現有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，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。

第一，陳健榮（2020: 33）指出漢語大部分方言中“兩個”只具備數量詞功能，但個別方言的“兩個”兼具數量詞和副詞的功能，如西南地區，包括四川、湖北、貴州；西北地區，包括青海西寧、甘肅（定西、武都）；東北地區個別方言點，包括遼寧、吉林。事實上，“兩個”語義虛化在河南的北部，如濟源、溫縣、沁陽、博愛等地，以及河南的南部，如光山、羅山都有分佈。因此，現有研究並未關注到濟源及河南其他方言中的分佈。

第二，漢語其他方言中“兩個（倆）”使用的結構與濟源方言不同。湖北、湖南、甘肅等方言中“兩個”為介連詞時，其結構為“……兩個（兩）……”，如（9）–（11），無其他介連詞；而濟源方言結構為“……給 =……倆”，“倆”須與“給 =”共現，濟源方言此用法與其他方言有差異。

(9)　湖北天門：
　a. 我不**兩個**她一起上街。（我不跟他一起上街。）（郭忠 1995: 167）
　b. 我**兩個**他是大學的同學。（我和他是大學的同學。）（郭忠 1995: 166）
(10)　湖北仙桃：
　a. 我不想**兩**他一路去。（我不想跟他一路去。）
　b. 屋裡冒得別個，只有我**兩（個）**婆婆。（屋裡沒有別人，只有我和奶奶。）（江藍生 2012: 302）
(11)　湖南慈利通津鋪：
　我**兩個**他都是這裡人。（我跟他都是這裡人。）（儲澤祥等 2006: 217）

---

[5]　“嘞”語音形式為 [lei$^{0}$]，相當於普通話的“的”或“呢”，下同。為行文方便，下文不再注音。
[6]　“嘮”的語音形式為 [lɔ$^{0}$]，此處表示假設。

第三，前人考察“兩個”介引或連接的對象多為名詞、人稱代詞，但濟源方言還可以是動詞或動詞性短語、形容詞，乃至跨範疇並列，因此“兩個（倆）”語法功能的複雜性和適用域的廣度尚未得到充分揭示。

第四，湖南慈利通津浦話中“兩個”作連詞時，通常連接主語，不能位於賓語位置，如例（12）不成立，但濟源方言則可以。

(12) 湖南慈利通津浦：
我買嗒鞋子兩個襪子。（我買了鞋子和襪子。）（儲澤祥等 2006: 218）

第五，關於“兩個”何以產生，陶伏平（2008: 133–134）認為“兩個”與前置詞“和、跟”的同時使用是方言語法的異源疊置，其中“兩個”的虛詞用法是方言（四川、通津浦）本身固有的，而“和、跟”則是從普通話借入的。關於“兩個（倆）”何以能複指短語，汪化雲（2016）、王越（2022）認為與“A + 跟 + B + 兩個（倆）”中的“跟”既是介詞，又是連詞有關。汪化雲（2016）進一步提出“兩個”是“交互助詞”。本文認為現有的解釋框架對於濟源方言的現象解釋力不足，值得商榷。

鑒於此，本文系統考察濟源方言“……給 $^{=}_{和/跟}$……倆”框式結構中各連接項的語法屬性，深入分析“倆”在該結構中的複指對象、句法轄域，探究“倆”的功能及其來源，並將濟源方言置於更廣闊的漢語方言背景下，分析“兩個（倆）”語法功能的共時變異與演變路徑。

文中未標明出處的方言語料為筆者於 2024 年田野調查所得，發音人信息詳見文末附錄，引自其他文獻的語料均在文中隨引標注。

## 2. 框式結構“……給 $^{=}$……倆”的句法語義

### 2.1. 框式結構“……給 $^{=}$……倆”中連接項的數量

框式結構“……給 $^{=}$……倆”中的連接項可以是兩項，也可以是三項或三項以上。

**① 連接兩項**

(13) **菠菜給 $^{=}_{和}$生菜倆**，你吃哪一 $^{H7}_{一個}$？（菠菜和生菜，你吃哪一個？）

[7] H 表示合音，下同。

(14) 你能不能別一吵架，都是**給**$^{=}_{跟}$**我倆**冷戰，微信拉黑，不說話？（你能不能別一吵架，就是和我冷戰，微信拉黑，不說話？）
(15) **你**去**給**$^{=}_{跟}$小慧**倆**說吧，我看你能說通才怪嘞。（你去跟小慧說吧，我看你能說通才怪的。）

**② 連接三項及三項以上**

(16) 甲：今個誰去坐席咪？（今天誰去坐席了？）
乙：**老大給**$^{=}_{和}$**老二、老三倆**都去咪。（老大、老二和老三都去了。）
(17) 見年過年我家都要買**豬肉、魚肉、牛肉給**$^{=}_{和}$**羊肉倆**嘞。（每年過年我家都要買豬肉、魚肉、牛肉和羊肉的。）

當多項之間為並列關係時，“給$^{=}$”既可位於第一項和第二項之間，如例（16），也可位於最後兩項之間，如例（17），其他並列項之間有相應的停頓。當多項之間為介引關係時，“給$^{=}$”位於介引對象之前，如例（15）。

“……給$^{=}$……倆”中各項可緊密相鄰，如例（18），其間也可以插入其他句法成分，如例（19）（20）。

(18) **書給**$^{=}_{和}$**電腦支架倆**我都不要，光把電腦給我留下來都中咪。（書和電腦支架我都不要，只把電腦給我留下來就行了。）
(19) **我們夜個給**$^{=}_{和}$**咱媽倆**去王屋山咪。（我們昨天和咱媽去王屋山了。）
(20) **我一天天再也沒力氣給**$^{=}_{跟}$**萱萱、淘淘倆**費氣咪，太難看咪。（我一天天再也沒力氣跟萱萱和淘淘費勁了，太難看了。）

表介引時，話語中有時也可缺省施事者，如：

(21) 一天天，**給**$^{=}$**萱萱倆**是真費勁，一點兒都不聽話。（一天天，和萱萱是真費勁，一點兒都不聽話。）
(22) 上課不要**給**$^{=}_{跟}$**你吶**$_{的}$ [nə$^{0}$][8] **同桌倆**說話，要好好聽課，聽著咪沒有？（上課不要跟你的同桌說話，要好好聽課，聽到了沒有？）

例（21）缺省了說話人，例（22）缺省了聽話人。

---

[8] “吶”讀作 [nə$^{0}$]，相當於普通話的“的”或“得”。下同。

## 2.2. “……給 =……倆”框式結構中連接項的成分

“……給 =……倆”中的連接項呈高度開放性，可為代詞、名詞或名詞性短語、形容詞、動詞或動詞性短語等。

### ① 代詞

(23) **我給 =$_{和}$你倆**是同班同學啊，你不認我咪？（我和你是同班同學啊，你不認識我了？）
(24) **你給 =$_{跟}$誰倆**給 =$_{在}$[9] 那兒打電話咪？（你跟誰在哪兒打電話了？）

### ② 名詞或名詞性短語

名詞包括普通名詞、時間名詞、地點名詞、專有名詞等，有生名詞與無生名詞均可以。

(25) 我想去買點兒**鞋 $^{z}_{鞋子}$、衣裳給 =$_{和}$化妝品倆**，感覺我啥都需要買。（我想去買點兒鞋子、衣服和化妝品，感覺我什麼都需要買。）
(26) **淘淘給 =$_{和}$萱萱倆**都給 =$_{在}$玉川路小學上學。（淘淘和萱萱兩個都在玉川路小學上學。）
(27) **今個給 =$_{和}$明個、後一個倆**我都有時間。（今天、明天和後天我都有時間。）
(28) **那兒給 =$_{和}$這兒倆**你都可以放啊，這大大地方嘞。（那裡和這裡你都可以放啊，這麼大的地方呢。）
(29) 甲：你這十來天跑哪兒耍咪？（你這十來天跑哪裡玩了？）
乙：**去北京、上海給 =$_{和}$南京倆**咪。（去北京、上海和南京了。）
(30) **你媽給 =$_{和}$你姐姐倆**都走啥時候咪，你咋還在這兒磨嘰沒出門嘞。（你媽和你姐姐已經走很長時間了，你怎麼還在這裡磨嘰沒有出門呢。）
(31) 放動衣裳嘮，把**咱爸爸吶給 =$_{和}$咱媽吶倆**分開放。（放衣服的時候，把咱爸爸的和咱媽兩個的分開放。）
(32) 記些兒把**好嘞給 =$_{和}$壞嘞倆**分開放。（記點兒把好的和壞的分開放。）

名詞也可受數量短語修飾，如：

---

[9] 普通話中的“在”在濟源方言讀作 [kəʔ$^{3}$]，本字不明，文中暫記作同音字“給 =”。下同。

(33) 總共來 $^{010}_{來了}$**七八塊學生給** $^{=}_{和}$**倆老師倆**，我都不認。（總共來了七八個學生和兩個老師，我都不認識。）
(34) 過年我家總共買 $^{0}_{買了}$**一百斤豬肉、五十斤牛肉給** $^{=}_{和}$**五十斤羊肉倆**。（過年我家總共買了一百斤豬肉、五十斤牛肉和五十斤羊肉。）

③ 形容詞

(35) 你咋**好給** $^{=}_{和}$**壞倆**都分不清咪。（你怎麼好和壞就分不清了。）
(36) 我對他印象最深吶都$_{就}$是他吶**幽默給** $^{=}_{和}$**善良倆**。（我對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幽默和善良。）
(37) 血壓**太高給** $^{=}_{和}$**太低倆**都不中，太高是高血壓，太低是低血壓。（血壓太高和太低都不行，太高是高血壓，太低是低血壓。）

④ 動詞或動詞性短語

(38) 你是走還是跑？**走給** $^{=}_{和}$**跑倆**，你選一 $^{H}_{一個}$。（你是走還是跑？走和跑，你選擇一個。）
(39) **做飯、洗衣裳給** $^{=}_{和}$**拖地倆**，你幹啥？（做飯、洗衣服和拖地，你幹什麼？）

此外，“……給 $^{=}$……倆”中的連接項也可以跨語法範疇，如例（40）中“你”為人稱代詞，“咱爸爸”為名詞性詞語；例（41）中“女朋友”為名詞性詞語，“玩遊戲”為動詞性詞語；例（42）“去北京”為動詞性詞語，“你媽”為名詞性詞語；例（43）中“這事”為名詞性詞語，“他”為人稱代詞。

(40) **你給** $^{=}_{和}$**咱爸爸倆**夜個去看看，醫生咋說？（你和咱爸爸昨天去看看，醫生怎麼說？）
(41) 你**女朋友給** $^{=}_{和}$**玩遊戲倆**，你喜歡哪一 $^{H}_{一個}$？（你女朋友和玩遊戲，你喜歡哪一個？）
(42) **去北京給** $^{=}_{和}$**你媽倆**中間，你估計得放棄去北京工作。（去北京和你媽這兩個中間，你估計得放棄去北京工作。）
(43) **這事給** $^{=}_{跟}$**他倆**可有很大關係，都是因為他才成這樣咪。（這事跟他有很大關係，都是因為他才成這樣子了。）

---

10　“$V^{0}$”表示動詞不變韻，即為動詞零形式，“來 $^{0}$”相當於普通話中的“來了”。下同。

“……給=……倆”的連接項既可指人，也可指物，如例（23）（24）指人，例（25）指物。各連接項的指稱性不受單複數的限制，如例（26）淘淘、萱萱為單數；例（33）“七八塊學生”“倆老師”均為複數。有時，單數和複數並不明確，如例（31）“咱爸爸吶”“咱媽吶”，例（32）“好嘞”“壞嘞”可能為單數，也可能為複數。

框式結構“……給=……倆”既可用於肯定句，如例（25），還可用於否定句，如例（44）（45）。

(44) **別給=跟他倆**說話唻，叫他趕緊睡覺。（別跟他說話了，讓他趕緊睡覺。）
(45) 你要是不喜歡吃**牛肉給=跟羊肉倆**嘮，以後不給你買唻。（你要是不喜歡吃牛肉和羊肉的話，以後不給你買了。）

## 2.3. “……給=……倆”的語義關係

“……給=……倆”結構中的連接項需在語義上構成對等關係，即在事件中被識解為對稱或相關的兩個或多個參與方。具體來說，形成兩種關係。

### 2.3.1. 表並列

“……給=……倆”結構中連接項之間為並列關係。各項之間沒有主次之分，可改變前後順序而語義不變，如例（46）“老人”“婦女”“小孩Z”各項之間為並列關係，例（47）“吃吶”和“喝吶”被識解為並列且同等的攜帶對象類別。

(46) 叫老**人、婦女給=和小孩Z倆**先走。（讓老人、婦女和小孩子先走。）
(47) 走動嘮把**吃吶給=和喝吶倆**都帶點兒，省吶路上買。（走的時候把吃的和喝的都帶點兒，省得路上買。）

表並列時，各項之間也允許插入其他成分，如例（48）“你媽”和“老三”之間插入了“不知H”，例（49）“他”和“咱爸爸”之間插入了“一天天嘞”。

(48) **你**媽不知H知道**給=和老三倆**廝跟去哪兒唻，一天唻，也不見回來。（你媽不知道和老三一起去哪裡了，一天了，也不見回來。）
(49) **他**一天天嘞，**給=跟咱爸爸倆**一樣，死倔死倔。（他一天天的，跟咱爸爸一樣，特別倔。）

否定詞既能出現在“A”與“給 B 倆”中間，也能置於其後。如：

(50) a. 萱萱**沒有**給=$_{和}$淘淘、菲菲**倆**給=$_{在}$一塊兒。（萱萱沒有和淘淘、菲菲在一起。）
b. 萱萱給=$_{和}$淘淘、菲菲**倆沒有**給=$_{在}$一塊兒。（萱萱和淘淘、菲菲沒有在一起。）
(51) a. 你**不**能給=$_{和}$他**倆**都走，你來善後，把事情處理完，叫他先走。（你不能和他都走，你來善後，把事情處理完，讓他先走。）
b. 你給=$_{和}$他**倆不**能都走，你來善後，把事情處理完，叫他先走。（你不能和他都走，你來善後，把事情處理完，讓他先走。）

### 2.3.2. 表介引

“……給=……倆”結構中連接項之間為介引關係，一方為事件的核心目標或發起方，另一方為伴隨方。如例（52）開玩笑的對象是“老人們”，而非表示並列；例（53）強調“對你”，而“我”和“你”非並列關係。

(52)（你）不要給=$_{跟}$**老人們倆**隨便開玩笑，開不起。（你不要跟老人們隨便開玩笑，開不起。）
(53) 我工作不工作給=$_{跟}$**你倆**有啥相干。（我工作不工作跟你有什麼關係。）

表介引時，可以省略一方，如例（52）可省略聽話者。同時，各項之間不能互換位置，如例（52）（53）各項之間互換位置後，語義發生改變。

否定詞既可前置，也可後置。如：

(54) a. 我早都不給=$_{跟}$他**倆**談咪，早都分手咪。（我早就不跟他談了，早就分手了。）
b. 我給=$_{跟}$他**倆**早都不談咪了，早都分手咪。（我跟他早就不談了，早就分手了。）

具體來看，表介引時，具有以下幾種語義關係。

① 表協同

一方是動作行為的主導者或發出者，另一方為動作行為的協同者，各方共同參與某事。如：

(55) 你上課能不能別給=$_{跟}$你同桌**倆**說話，我都逮住你好多次咪。（你上課能不能別和你同桌說話，我就逮住你好多次了。）

(56) 我給 ⁼跟我婆**倆**都合不來，整天是吵嘞。（我跟我婆婆合不來，整天是吵架的。）
(57) 你能不能別是一天到晚給 ⁼跟明明、濤濤**倆**給 ⁼在一塊兒喝酒嘞的。（你能不能別是一天到晚跟明明、濤濤在一起喝酒的。）

例（55）“說話”需要“你”和同桌共同參與，例（56）“合不來”需要雙方“我”和“我婆”共同參與，例（57）你、明明、濤濤共同參與喝酒。

② 表相關

引出與某人或某事相關的另一方。如：

(58) 他給 ⁼跟那事**倆**有牽連。（他跟那件事情有牽連。）
(59) 過節給 ⁼跟我們這“論文人”**倆**有啥關係，天天都得寫論文。（過節和我們這“論文人”有啥關係，天天都得寫論文。）

例（58）表示“他”與“那事”的相關性，例（59）表示“過節”和“論文人”的相關性。

③ 表比較

一方為被比較的對象。如：

(60) 你長吶好高呀，給 ⁼跟你媽**倆**一樣高唻。（你長得好高呀，跟你媽一樣高了。）
(61) 他吶身高估計給 ⁼跟我家孩ᶻ**倆**差不多。（他的身高估計跟我家孩子差不多。）
(62) 給 ⁼跟夜個**倆**比，今個可熱不少。（跟昨天相比，今天可熱不少。）

## 2.4. “……給⁼……倆”的句法功能

句法上，框式結構“……給⁼……倆”可作主語、賓語、定語。

① 作主語

“……給⁼……倆”作主語是其較常見的用法。如：

(63) **咱爸爸給** ⁼和**我倆**吃過唻，剩下吶人都還沒吃嘞。（咱爸爸和我都吃過了，剩下的人都還沒吃的。）
(64) **萱萱給** ⁼和**淘淘倆**去上輔導班唻。（萱萱和淘淘去上輔導班了。）

(65) 這**菠菜、生菜給**$^{=}_{和}$**茼蒿倆**都是我自己家種吶。（這菠菜、生菜和茼蒿都是我自己家種的。）

② 作賓語

(66) 你把**肉、酒給**$^{=}_{和}$**錢倆**都拿走，我不要。（你把肉、酒和錢都拿走，我不要。）
(67) 你媽說叫**淘淘給**$^{=}_{和}$**誰倆**一起去啊？（你媽說讓淘淘和誰一起去啊？）
(68) 咱們去逛逛**倉巷街給**$^{=}_{和}$**北大街倆**吧，我沒去過，不知$^{H}_{知道}$好玩不好玩。（咱們去逛逛倉巷街和北大街吧，我沒去過，不知道好玩不好玩。）

③ 作定語

(69) **淘淘給**$^{=}_{和}$**他爸爸倆**吶襪$^{Z}$一天都可臭。（淘淘和他爸爸兩個的襪子一天都可臭。）
(70) 你把**你爸爸給**$^{=}_{和}$**我倆**吶身份證放哪兒咪？（你把你爸爸和我的身份證放哪裡了？）

作謂語時，則受到限制，不能使用“倆”，如例（71a）不成立。

(71) a. * □ zạ$^{213}_{人家}$吶倆閨女都可聰明給$^{=}_{和}$漂亮**倆**。
b. □ zạ$^{213}_{人家}$吶倆閨女都可聰明，可漂亮嘞。（人家的兩個閨女都可聰明、可漂亮的。）

## 3. “倆”的複指對象及其功能

### 3.1. “倆”的複指對象

#### 3.1.1. “倆”複指短語

“倆”複指前面整個短語時，“倆”語義虛化，不表示實義雙數。語音上，“倆”弱化為輕聲 [lia$^{21}$]。結構上，“倆”附著在短語上，組成 [[……給$^{=}$……] 倆 ] 結構。“倆”強調的是各連接項構成的一個集合，即使各連接項本身是複數，“倆”仍將該複數視為集合中的一方。

① 各連接項為具體指稱的代詞、名詞或名詞性短語

(72) 甲：你結婚都買有啥？（你結婚買的都有什麼？）
乙：**耳環、手鐲給**$^{=}_{和}$**項鍊倆**。（耳環、手鐲和項鍊。）
(73) 我叫**你別給**$^{=}_{跟}$**他倆**廝跟，**你一天好給**$^{=}_{跟}$**他倆**廝跟，他老帶你去喝酒。（我讓你別跟他一起，你一天常常跟他一起，他總是帶你去喝酒。）
(74) 甲：你早上去超市買$^{0}_{買了}$啥？（你早上去超市買了什麼？）
乙：買$^{0}_{買了}$**三斤排骨給**$^{=}_{和}$**二斤雞蛋倆**。（買了三斤排骨和二斤雞蛋。）
(75) 村裡都$_{就}$剩**老人們給**$^{=}_{和}$**小孩ᶻ們倆**咪。（村裡就剩老人們和小孩子們了。）

例（72）並列項為三項，“倆”複指前面各項，即“耳環”“手鐲”“項鍊”三項，而不是指手鐲和項鍊。例（73）“倆”複指“你跟他”。例（74）（75）中各連接項均為複數，例（74）“倆”複指“三斤排骨和二斤雞蛋”，例（75）“倆”複指“老人們和小孩們”。

② 各連接項為非具體指稱的名詞性短語、動詞性短語或形容詞等，代表抽象概念或類別時，說話人將連接項視為不同的類別。如：

(76) 我對那**吃給**$^{=}_{和}$**耍倆**呀，都沒一點興趣，出去耍還老累累。（我對那吃和玩啊，沒有一點興趣，出去玩還特別累。）
(77) **個兒高嘞給**$^{=}_{和}$**個兒低嘞倆**分開站，站成兩隊。（個子高的和個子低的分開站，站成兩隊。）
(78) 不管個兒**高給**$^{=}_{和}$**低**倆，人好都中，挑來挑去，你挑是啥？！（不管個子高和個子低，人好就行，挑來挑去，你挑是什麼？！）

例（76）“倆”複指“吃給耍”；例（77）“高嘞”指個子高這一類人，“低嘞”指個子低這一類人，“倆”複指“高嘞”和“低嘞”；例（78）“倆”複指“高給低”。

當為多項時，“倆”依然複指前面的各項。如例（79）“倆”複指“紅嘞”“綠嘞”“紫嘞”這三項，並不是複指“綠嘞”“紫嘞”這兩項；例（80）“倆”複指“出去打工”“窩給$^{=}_{在}$家”“繼續上學”這三項，並不是複指“窩給$^{=}_{在}$家”“繼續上學”這兩項。

(79) **紅嘞、綠嘞給**$^{=}_{和}$**紫嘞倆**，你喜歡哪一$^{H}_{一個}$？（紅的、綠的和紫的，你喜歡哪一個？）
(80) **出去打工、窩給**$^{=}_{在}$**家給**$^{=}_{和}$**繼續上學倆**，你認為哪個好？（出去打工、窩在家和繼續上學，你認為哪一個好？）

當“倆”複指整個短語，讀作 [lia$^{21}$] 時，“倆”省去後語義上依然成立，“倆”為冗餘成分，但濟源人的口語中習慣要加上“倆”，不加“倆”覺得不自然。

### 3.1.2. “倆”限定“給 ⁼”後成分數量

當“倆”讀本調 [lia$^{51}$] 時，“倆”限定“給 ⁼”後成分的數量為兩個，“倆”表示實義，結構上為 [……給 ⁼[……倆 ]]。此時，“倆”前為名詞或人稱代詞，如“夫妻”“姊妹”“娘”“兄弟”“哥”“她”“他們”等。如：

(81) 我可不再給 ⁼跟她**姊妹倆**合夥做生意唻，那姊妹倆太精唻。（我可不再跟他姊妹兩個合夥做生意了，那姊妹兩個太精明了。）
(82) 等我忙完嘮，我再去給 ⁼跟他**倆**打官司。（等我忙完了，我再去跟他两个打官司。）
(83) **我不給 ⁼跟你們倆**云唻，趕緊回家做飯啊。（我不跟你們兩個聊天了，我趕緊回家做飯啊。）
(84) **我們給 ⁼跟他們倆**不一樣，我們是還要再上一 $^{H}$一個小學期，7 月底才放假嘞。（我們跟他們兩個不一樣，我們是還要再上一個小學期，7 月底才放假的。）

例（81）“倆”限定姊妹，“姊妹倆”總人數為兩個。例（82）“他倆”指他和其他人共兩人，此句共涉及三個人。例（83）“倆”限制“你們”，“你們倆”指共兩個人。例（85）同理，“倆”限定“他們”。

當讀本調 [lia$^{51}$] 時，例（81）–（82）中“倆”不能省去，省去後語義發生改變。如例（83）（84）省去“倆”，“你們”“他們”可能很多人。

因此，當“……給 ⁼……倆”框式結構中，“倆”前為人稱代詞時，有兩種解讀：當“倆”讀作 [lia$^{51}$] 時，“倆”表示雙數，所指對象為“給 ⁼”之後的成分；當“倆”讀作 [lia$^{21}$] 時，“倆”複指前面的整個短語，包括“給 ⁼”前和“給 ⁼”後的成分。此外，還可通過語境和常識判斷，如例（85）後續句說明只有一個人“他”，因此，“他倆”實指“他”，“倆”複指“我和他”；例（86）後續句“他們倆是我大舅吶孩兒”，說明是兩個人，因此，“他倆”複指的是“他和其他人”，共兩個人；例（87）結婚只能跟一個人結婚，因此，“誰”指的是一個人，所以“倆”複指的是“他和誰”，而不是指多人。

(85) （你）別給 ⁼跟他**倆**給 ⁼在那兒說廢話唻，叫**他**趕緊寫作業吧。（你別跟他在那兒說話了，讓他趕緊寫作業吧。）
(86) 我給 ⁼和他**倆**是親戚，**他們倆**是我大舅家吶孩兒。（我和他們兩個是親戚，他們兩個是我大舅家的孩子。）
(87) 他到最後給 ⁼跟誰**倆**結婚唻？（他到最後跟誰結婚了？）

需要注意的是，若是“咱倆”則只指“我和其他人”共兩個人，如例（88）。

(88) 我非得去把他叫來，叫他來給 ⁼跟**咱倆**說清楚。（我非得去把他叫來，讓他跟咱倆說清楚。）

綜上，濟源方言“……給 ⁼……倆”的用法見表 1（以“A 給 ⁼B 倆”為例）。

表 1 濟源方言“……給 ⁼……倆”中“倆”的語音形式、複指對象、分佈條件及其句法結構

| 語音形式 | 複指對象 | 條件 | 句法結構 |
|---|---|---|---|
| [lia$^{21}$] | “A 給 ⁼B” | B 為代詞、名詞或名詞性短語、形容詞、動詞或動詞性短語 | [A 給 ⁼B] 倆 |
| [lia$^{51}$] | “B 和其他人” | B 為人稱代詞及“夫妻倆”“姊妹倆”“娘倆”等 | A 給 ⁼[B 倆 ] |

## 3.2. “倆”的功能

### 3.2.1. “倆”為伴隨格標記

由前文分析可知，當“倆”讀 [lia$^{21}$] 時，語義虛化，不再表示雙數，而是複指整個短語。本文認為當“倆”複指短語時為伴隨格，核心功能在表示各項共同參與某一事件的關係。

湖南通津鋪、湖北仙桃等方言中的“兩個”可以兼作伴隨介詞和並列連詞（儲澤祥等 2006；江藍生 2012），濟源方言的“倆”與漢語其他方言存在差異。

第一，湖南慈利通津鋪，湖北天門、仙桃等方言中“兩（個）”作為介連詞，以前置形式出現（郭忠 1995；儲澤祥等 2006；陶伏平 2008；江藍生 2012），“兩個”位於所連接成分之前，符合漢語多數方言中連詞的常見語序，如：

(89) 湖南慈利通津鋪：
我**兩個**老媽子一路去的。（儲澤祥等 2006: 217）
(90) 湖南仙桃：
這件事要**兩**兒子商量下。（江藍生 2012: 302）
(91) 湖北天水：
他們**兩個**我們都是元旦結的婚。（郭忠 1995: 166）

而濟源方言中“倆”須與介連詞“給”共現，以後置形式出現，去掉“倆”語義上依然成立，但去掉“給”則不成立，如例（92a）（92b）成立，例（92c）不成立。

(92) 濟源：

a. 把大嘞給 ⁼和小嘞倆分開放。（把大的和小的分開放。）

b. 把大嘞給 ⁼和小嘞分開放。（把大的和小的分開放。）

c. * 把大嘞小嘞倆分開放。

第二，句法分佈差異顯著。湖南慈利通津鋪、湖北應城、青海西寧方言、甘肅武都等方言中，“……兩個……”結構一般只能充當主語，而不能處於賓語位置（儲澤祥等 2006；陶伏平 2008；陳健榮 2020: 31）。如下列例子 a 組成立，b 組不成立。

(93) 湖南慈利通津鋪：

a. **桌子兩個椅子**都買嗵。（儲澤祥等 2006: 218）

b. * 買嗵**桌子兩個椅子**。

(94) 甘肅武都：

a. **小張兩個小黃**都是中國人。（陳健榮 2020: 24）

b. * 我認識**小張兩個小黃**。

(95) 青海西寧：

a. **蘋果西瓜倆**我都喜歡。（陳健榮 2020: 34）

b. * 我喜歡**蘋果西瓜倆**。

但是，濟源方言中則不受此限制，上述例子濟源方言中使用“倆”均成立，如例（96）–（98）。

(96) 買了**桌 $^{z}$ 給 ⁼和椅 $^{z}$ 倆**。（買了桌子和椅子。）

(97) 我認識**小張給 ⁼和小黃倆**。（我認識小張和小黃。）

(98) 我喜歡**吃蘋果、西瓜給 ⁼和桃 $^{z}$ 倆**。（我喜歡吃蘋果、西瓜和桃子。）

這一分佈特徵顯示濟源方言的“倆”在句法融合度方面高於其他方言的“兩個”。

第三，連接成分的語法類別亦反映出區別。多數方言中“兩個”一般僅能連接名詞性成分，部分地區（如荊州、西寧）甚至進一步限制為有生名詞；個別方言如慈利通津鋪等方言中可連接動詞，但仍排斥“的”字短語或形容詞（儲澤祥等 2006: 218；陳健榮 2020: 34）。如下列說法均不成立。

(99) * 紅的**兩個**黃的他都喜歡。（儲澤祥等 2006: 218）

(100) * 好**兩個**醜他都不分。（儲澤祥等 2006: 218）

(101) * 排球**兩個**打牌都搞。（儲澤祥等 2006: 218）

相較而言，濟源方言中“……給₌……倆”中各連接項可為名詞、代詞、動詞、形容詞等，顯示出更高的語法適應性和功能泛化程度。

第四，陳健榮（2020: 20）指出否定詞“不”不能出現在各連接項之間，如“* 小高不小明兩個去喝咖啡”不成立，但濟源方言中則成立，如例（102）。

(102) 小高不給₌小明**倆**去喝咖啡。（小高不和小明一起去喝咖啡。）

此外，陳健榮（2020, 2022）把“我不跟你兩個耍了$_{\text{我不跟你一起玩了}}$”中的“兩個”暫定為副詞，表“一起”義，但濟源方言中“倆”後還可以附加“一起”“一塊兒$_{\text{一起}}$”“廝跟$_{\text{一起}}$”等，如：

(103) 我以後可不給₌$_{\text{跟}}$你倆一**塊兒**去旅遊唻，你一路上一直是叨叨嘞。（我以後可不跟你一起去旅遊了，你一路上一直是嘮叨的。）
(104) 他是給₌$_{\text{和}}$他姐姐倆**廝跟**去吶北京。（他是跟他姐姐一起去的北京。）

由此可見，濟源方言“倆”與漢語其他方言存在明顯差異，其差異原因主要在於濟源方言中介連詞“給₌”的存在。本文認為濟源方言中此時的“倆”為伴隨格標記，複指前面整個短語，表示各項共同參與某事。

### 3.2.2. “倆”表雙數

當“倆”讀本調 [lia$^{51}$] 時，“倆”表示雙數，為實義，此時“倆”的語義並未虛化，如“我（們）倆”“你（們）倆”“他（們）倆”“夫妻倆”“弟兄倆”。此用法同普通話用法，不再贅述。這些詞在濟源方言中使用頻率很高，在這些固化表達中“倆”已高度語法化為一個黏附性雙數標記，緊密附著於人稱代詞之後，明確限定其指涉對象為雙數。這種高頻且固化的用法，通過類推機制作用於“……給₌……倆”中，當“倆”前為人稱代詞時，語言使用者傾向於將其識別為一個具有內部一致性的雙數代詞短語，從而啟動“倆”對其的雙數限定功能。因此，當“倆”前為人稱代詞時，在“……給₌……倆”結構中，“倆”也可以表示雙數。

綜上，濟源方言後置詞“倆”呈現出功能複合性，兼具伴隨格標記與雙數限定兩種功能，其差異可從語音形式上判斷。

## 4. 伴隨格“倆”的來源

濟源方言框式結構“……給₌……倆”中的“倆”表伴隨格時是如何產生的呢？下面分析此問題。

蒙古語中伴隨格標記來自數詞“倆”的語法化，經歷了“雙數＞伴隨格標記”的語法演變（陳乃雄 1987；Dwyer 1992: 165–166）。如：

(105) 赤峰市巴林右旗：[11]

xiyoo Wang　xiyoo Li　**qoyaγula**　qamtu nöqöd.
小王　小李　倆　同學
小王和小李是同學。

eǰi　tere　**qoyaγula**　čug　aγula　abariqu　ber　yabuba.
媽媽　她　**倆**　一起　山　爬　助詞　去了
媽媽和她一起去爬山了。

(106) 土族語（蒙古語族）：

tɕĭ　mənə　dəu-ɢalə　damələ!
你　我　弟弟　抬
你跟我弟弟（一起）抬。（敏春芳 2014: 48）

歷史上濟源方言與蒙古語曾有接觸。濟源西、北有太行、王屋之險，東、南有黃河、沁河。雖不是交通要衝，但憑藉眾多渡口（如毛田、西嶺、坡頭等九渡）與四通八達的通道（北通三晉，南連洛陽，東北順衛河直達燕趙，東南經開封、周口直抵江南），成為重要的區域交通節點。這一地理位置使其在宋金、金蒙對峙時期（尤其是 1211 年金貞祐南渡至 1234 年金亡的二十餘年間）長期處於戰爭前沿和拉鋸地帶。1215 年濟源縣城被蒙古大軍攻破，1232 年著名的“壬辰之亂”中，蒙古窩闊台大軍正是從濟源與孟津間的一個重要渡口——白坡渡口渡過黃河，給予金朝致命一擊。

伴隨金、蒙統治，大量女真、蒙古及西域人口遷入並定居於懷孟地區（即包括今濟源在內的懷慶府孟州一帶）。該地區曾為元世祖忽必烈封地，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家族成員（如珊竹咬住）亦曾長期居留於此。濟源軹城大明禪寺的《大元懷慶路濟源縣軹城大明院住持天真慈覺大師恩公勤德之碑》記載“大德丙午，仁宗潛邸於覃懷，嘗幸是剎，特賜令旨，為之護持”（李留文 2016: 43）。此為蒙元上層統治者活動於此的直接物證。由此造成濟源方言與蒙古語深度接觸，二者相互影響。

王雙成（2000: 27）指出西寧方言伴隨標記“倆”的形成是“原本操阿勒泰語的少數民族在轉用漢語的過程中，句法上直接‘拷貝’母語的結果。……‘倆’所處的位置和 SOV 語言的後置詞位置‘完美配合’，然後為功能的‘拷貝’和‘強化’提供了便利”。本文認為濟源方言“……給＝……倆”框式結構的形成，同西寧方言一樣，

[11] 南京大學研究生都日蘇拉提供，其母語為蒙古語。

亦是濟源方言與蒙古語的接觸中，原本操阿勒泰語的少數民族在轉用漢語的過程中，句法上直接拷貝母語的結果。“倆”是“兩個”的合音，最初表示雙數，“倆”表示雙數的含義正好與阿勒泰語中的伴隨格標記句法位置相同，意義也相契合，所以阿勒泰語中的伴隨格意義就賦值給了濟源方言中的“倆”。這一過程中，濟源方言介連詞“給 ᵌ”並沒有丟棄，由此形成“……給 ᵌ……倆”的框式結構。

Dwyer（1992: 165–166）也認為保安語、東鄉語母語者出於社會交際原因而學習漢語，吸收了漢語的詞彙但保留了一部分母語語法，數量詞“兩個”兼具伴隨格功能的現象就這樣帶進他們說的蒙 - 漢中介語中。Peyraube（2017）也認為西北地區的“兩個”之所以成為後置介詞，是語言接觸導致的。當地同時有蒙古語、撒拉語等多種語言互相接觸，形成語言聯盟，這就導致漢語方言出現變化，吸收不少 SOV 語言的特質，後置格標記就是其中之一。陳健榮（2020, 2022）也指出我國西南、西北地區出現介連詞“兩個”的方言，與周邊少數民族語言都有接觸，其周邊少數民族語言（土家語、東鄉語和保安語）都出現多功能的“兩個”，並且都發生了“雙數＞伴隨格標記”的語法化演變路徑，西北地區受蒙古語影響，而西南地區受土家語影響。

與濟源同屬古懷慶府的博愛、溫縣、武陟、沁陽等地，地理上同樣處於金元戰爭的核心區域，共用類似的歷史背景。調查顯示，這些地區方言中“兩個（倆）”的用法同濟源方言。如：

(107) 博愛：
別給 ᵌ 跟他倆說話了，叫他趕緊睡覺，都 11 點了。（別跟他說話了，讓他趕緊睡覺，就 11 點了。）

(108) 溫縣：
淘淘、萱萱給 ᵌ 和小睿**倆**他們仨先走了。（淘淘、萱萱和小睿他們三個先走了。）

(109) 武陟：
我是給 ᵌ 和我同事倆廝跟去看吶《哪吒 2》。（我是和我同事一起去看的《哪吒 2》。）

(110) 沁陽：
**爺爺給** ᵌ 跟**別人倆**給 在門口打麻將嘞。（爺爺和別人在門口打麻將的。）

## 5. 漢語方言後置詞“兩個（倆）”的共時變異及演變路徑

漢語方言後置詞“兩個（倆）”的共時變異呈現出一個清晰的語法化鏈條，其演變可分為四個漸進階段。

### 5.1. 第一階段：數量限定

“兩個（倆）”首先為實義，承擔雙數限定功能，位於名詞、人稱代詞或集合名詞後，直接修飾其前的成分，明確指示數量為“二”。如濟源方言中“蘋果倆”“我倆”“夫妻倆”。此階段，“兩個（倆）”的句法轄域嚴格限定於其前的名詞性或代詞性成分。

### 5.2. 第二階段：伴隨格標記的浮現

“兩個（倆）”擴展用於短語後，複指前面短語，構成“A 給 =/ 跟 B 兩個（倆）”結構，其功能由核心數量限定演變為伴隨格標記，複指整個事件的參與者“A 和 B”。此時，“兩個（倆）”數量限定功能弱化，甚至可省略而不影響語義表達，呈現語義羨餘特徵。如上文所述濟源方言中“倆”複指短語時即為伴隨格。

“兩個（倆）”的這種用法在漢語方言中的地理分佈為：河南北部的濟源、博愛、沁陽、溫縣、武陟等晉語區；河南南部的光山、羅山等中原官話區及其周邊江淮官話黃孝片方言。另外，還分佈於內蒙古周邊，從西北直至東北：西北包括青海西寧、甘肅、陝西靖邊等地；東北包括遼寧瀋陽、丹東等東北官話方言區。根據調查結果顯示的差異，可細分為濟源型、靖邊型、東北官話型、青海型。

#### ① 濟源型

濟源型包括河南晉語區的濟源、沁陽、博愛、溫縣、武陟，河南中原官話區的光山、羅山，以及江淮官話黃孝片方言。當 B 為單數名詞時“A 給 B 倆”中“倆”複指“A 和 B”，如例（111）“兩個”複指“豬”跟“牛”，例（112）“兩個”複指“我爸和老師”。

(111) 團風：
（地主對放牛娃說）豬跟牛**兩個**冒_沒有吃，你就不能吃。（汪化雲 2016: 67）
(112) 羅山：
我爸和老師**兩個**在交換意見。（王東 2010: 349）

當 B 為人稱代詞時既可複指“A 和 B”，也可限定 B 和其他人，如例（113）“兩個”既可指向“我跟你”，也可指向“你和其他人”。例（114）“兩個”既可以指“他和我”，也可以指我和其他人共兩個人。例（115）“兩個”既可以複指“我”一方和“你們”一方，共兩方，也可以複指“你們兩個人”。

(113) 團風：
**我跟你兩個**說。（汪化雲 2016: 68）

(114) 羅山：
你要是不好意思說，就叫**他來給我兩個**說。（王東 2010: 349）
(115) 羅山：
**我不和你們兩個**做生意了。（王東 2010: 349）

**② 靖邊型**

陝西靖邊方言中當 B 為單數名詞或人稱代詞單數時，“兩個”複指“A 和 B”，如例（116）（117）“兩個”分別複指“我跟小劉”“我跟你”。當 B 為人稱代詞複數時，“倆”限定 B，如例（118）“兩個”限定你們。如：

(116) 我跟小劉**兩個**都愛吃牛肉。（我和小劉兩個都愛吃牛肉。）
(117) 下次等上了我跟你**兩個**聊這個事。（下回遇見了我跟你聊這件事。）
(118) 等我回來再跟你們**兩個**算帳。

**③ 東北官話型**

東北官話中 B 為名詞單數或人稱代詞單數時，“倆”均複指“A 和 B”。如例（119）“倆”指的是“我跟我弟”，例（120）“倆”指的是“我跟你”。

(119) 我跟我弟**倆**去姥兒家。（王越 2022: 25）
(120) 我跟你講老四，以後你再在我面前提這事兒，別說我跟你**倆**沒完。（王越 2022: 25）

需要注意的是，東北官話中“倆”不能與複數人稱代詞搭配（王越 2022: 24），如例（121）不成立。

(121) * 我跟你們倆不熟。（王越 2022: 24）

**④ 青海型**

青海型中不論 B 為單數名詞或人稱代詞，“倆”均複指“A 和 B”。如青海甘溝話：

(122) 我噯傢**倆**是好朋友是哩。（我跟他是好朋友。）（楊永龍、張競婷 2016: 33）
(123) 學生三個老師一個**倆**來了。（來了三個學生和一個老師。）（楊永龍、張競婷 2016: 33）

(124) 我你們**倆**一掛山上蘑菇兒摘走吧。（我跟你們一起上山採蘑菇去吧。）（楊永龍、張競婷 2016: 33）

綜上，“兩個（倆）”位於短語後，構成“A + 給 ㄧ/ 跟 + B + 兩個（倆）”在漢語方言中的發展，見表 2。

表 2 漢語方言“A + 給 ㄧ（跟）+ B + 兩個（倆）”結構的功能分化類型

| | B 為單數名詞 | B 為人稱代詞單數 | B 為人稱代詞複數 |
|---|---|---|---|
| 濟源型 | 伴隨格 | 伴隨格或限定數量 | |
| 靖邊型 | 伴隨格 | | 限定數量 |
| 東北型 | 伴隨格 | | 結構不合法 |
| 青海型 | 伴隨格 | | |

由上表可見，濟源型當 B 為代詞時，伴隨格與數量限定解讀並存。靖邊型體現了語法化過程中的功能分離：伴隨格功能穩定作用於單數 B，而當 B 為複數代詞時，啟動了底層數量限定功能，形成條件性功能分化。東北型顯示出系統制約的強化：伴隨格功能穩固，但通過句法限制，禁止 B 為複數代詞，規避了潛在的數量解讀歧義，維持了伴隨標記的單一性和清晰性。青海型伴隨格標記最穩定、未發生顯著內部功能擴展的形態。綜上，我們可看出濟源型演變稍快。

### 5.3. 第三階段：伴隨格脱落與雙數標記的固結

在部分方言中“兩個”伴隨格功能脱落，虛化為粘著性雙數標記。如湖南祁東話（屬湘語婁邵片）中“兩個”位於名詞或人稱代詞後，構成“X 兩個”結構，“兩個”表示其前成分 X 所指涉的集合包含且僅包含兩個成員，即“X 及與之相關的另一成員共兩人”。如例（125）“你兩個”指的是你和其他人共兩個人，例（126）“柱侬子兩個”指小柱和其他共兩個人，例（127）“爸爸兩個”指的是爸爸和其他共兩個人。

(125) 老師打過**你兩個**咯？（老師打了你們兩個人嗎？）（彭曉輝、儲澤祥 2008: 12）
(126) **柱侬子兩個**看電影去了。（小柱等兩個人看電影去了。）（彭曉輝、儲澤祥 2008: 12）
(127) **爸爸兩個**到哪去過了？（爸爸等兩個人到哪裡去了。）（彭曉輝、儲澤祥 2008: 12）

其演變機制源於伴隨結構“X（和）Y 兩個”中伴隨詞“和”及伴隨對象 Y 的省略，通過重新分析，“兩個”的轄域從標記伴隨關係轉移為直接標記 X 的雙數屬

性，即：[X（和）Y] 兩個 >[X] 兩個（表示“X 及關聯方共兩人”）（彭曉輝、儲澤祥 2008: 15）。此階段標誌著“兩個”徹底脫離伴隨格源頭，成為漢語方言內部產生的語法性雙數範疇（grammatical dual category）的核心載體。

### 5.4. 第四階段：羨餘標記的形成

在東北官話的一些方言中“倆”在某些語境下完全喪失了其原始的數量限定功能及伴隨格功能，演變為純粹的語義羨餘標記（semantically redundant marker）。在“X 倆”結構中，“倆”不貢獻任何實在語義，省略後句子真值意義不變。X 可為人稱代詞、旁指代詞、疑問代詞等，如例（128）中“他倆 = 他”，例（129）“我自個兒倆”指“我自個兒”，例（130）“別人倆”指別人。

(128) 哎呦喂，這傢伙給**他倆**能的，不知道自己是誰了。（王越 2022: 23）
(129) 我才不跟你去，我**自個兒倆**去。（王越 2022: 23）
(130) 人家可沒跟俺們說，跟**別人倆**說呢。（王越 2022: 23）

此階段代表了語法化鏈條的末端，標記的語法功能徹底消解，成為形式化石（fossilized form）。

綜上，漢語方言“兩個（倆）”的演變路徑可概括為：

第一，實義雙數限定階段：形成“A 兩個（倆）”結構，“兩個（倆）”限定數量，表示 A 的數量共兩個，其結構為 [[A] 兩個（倆）]。

第二，伴隨格標記階段：形成“A 給 ˧/ 跟 B 兩個（倆）”結構，“兩個（倆）”為伴隨格，其結構為 [[A 給 ˧/ 跟 B] 兩個（倆）]。

第三，伴隨格脫落：形成“A 兩個”結構，“兩個”固化為雙數標記，“A 兩個 =A 及關聯方共兩人”。

第四，羨餘階段：“兩個（倆）”語義完全漂白，失去表示雙數功能，成為羨餘成分，形成“A 兩個（倆）”結構，“A 兩個（倆）=A”。

這一語法化連續統（grammaticalization continuum）清晰地展現了從詞彙項到語法項再到零功能項的演變軌跡。

## 6. 結語

本文細緻考察了濟源方言框式結構“……給 ˧……倆”的句法語義，分析了後置詞“倆”在該結構中的功能及其來源。研究發現，當“倆”讀為 [lia$^{51}$] 時，“倆”表

示雙數限定功能；當“倆”語音弱化為輕聲 [lia$^{21}$] 時，“倆”為伴隨格標記。“倆”作伴隨格是與蒙古語長期接觸而形成的，是原本操阿勒泰語的少數民族在轉用漢語的過程中，句法上直接拷貝其母語的結果。伴隨其限定數量功能的弱化，“倆”的語音形式也發生弱化。相較於漢語其他方言，濟源方言框式結構“……給$^{=}$……倆”中，並列或介引的成分擴大，句法功能上也不受限制。漢語方言後置詞“兩個（倆）”的演變經歷了四個階段：① A 兩個（倆）：限定數量為“兩個”；② A + 給$^{=}$/ 跟 + B + 兩個（倆）：伴隨格；③ A 兩個：A 及關聯方共兩個；④ 失去表示數量功能，成為羨餘成分。這種演變路徑體現出“兩個（倆）”從詞彙項到語法標記，再到零功能的功能遷移。

## 附錄

發音人信息：

濟源：李××，男，1942 年，小學，河南濟源西留養村
　　喬××，男，1951 年生，小學，河南濟源小韓村
　　苗××，女，1985 年生，大學，河南濟源克井鎮
溫縣：韓××，男，1953 年，高中，河南溫縣武德鎮鄉北保封村
　　楊××，女，2006 年，本科，河南溫縣張羌鎮常店村
武陟：陳×，女，1969 年，初中，河南武陟城關鎮西門村
博愛：王×，女，1962 年，初中，河南博愛蘇家作鄉北石澗村
沁陽：李××，男，1972 年，初中，河南沁陽市覃懷街道
　　張××，女，2007 年，本科，河南沁陽市柏香鎮葛前村
靖邊：白××，女，1997 年，大學，陝西省榆林市靖邊縣張家畔街道清華路紅楓苑

**鳴謝**

本研究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“江蘇西南部吳語和官話交界地帶方言的接觸演變研究”（25BYY051）；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“江蘇鹽城方言參考語法研究”（10YYB003）的支持。初稿曾先後在“第四屆華中大語言論壇”（2025 年 7 月，華中科技大學）和“第十屆全國語言學核心期刊主編與青年學者對話論壇”（2025 年 11 月，華東師範大學）宣讀，承蒙與會專家提出寶貴修改意見。特別感謝《中國語文通訊》編輯部及匿名評審專家為本文提出的精闢中肯的修改意見。論文寫作及修改過程中得到顧黔教授、陳忠教授、陳前瑞教授、陳健榮助理教授的指導，崔豔蓉、李露瑤、賈寧波、白雪坤亦提供重要幫助。謹此一併致謝！文中若有疏漏，概由作者負責。

**參考文獻**

陳健榮。2020。漢語方言介連詞“兩個”的產生。當代語言學 1。17–48。Kin Wing Kevin Chan. 2020. Hanyu fangyan jielianci “liangge” de chansheng. *Dangdai Yuyanxue* 1. 17–48.

陳健榮。2022。從語言接觸的視角解釋漢語方言介連詞“兩個”的語法化。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《語言學論叢》編委會（編），語言學論叢（第六十五輯），58–84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Kin Wing Kevin Chan. 2022. Cong yuyan jiechu de shijiao jieshi Hanyu fangyan jielianci “liangge” de yufahua. In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*Yuyanxue Luncong* Bianweihui (ed.), *Yuyanxue Luncong*, diliushiwu ji, 58–84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.

陳健榮。2025。伴隨 - 並列演化圈。見吳福祥、楊永龍、陳練軍（主編），語法化與語法研究（十二），40–70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Kin Wing Kevin Chan. 2025. Bansui-binglie yanhuaquan. In Fuxiang Wu, Yonglong Yang, Lianjun Chen et al. (eds.), *Yufahua yu Yufa Yanjiu*, shi’er. 40–70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.

陳淩。2009。贛方言的“兩個”。語言研究 3。91–94。Ling Chen. 2009. Gan fangyan de “liangge”. *Yuyan Yanjiu* 3. 91–94.

陳乃雄。1982。五屯話初探。民族語文 1。10–18。Naixiong Chen. 1982. Wutunhua chutan. *Minzu Yuwen* 1. 10–18.

儲澤祥、丁加勇、曾常紅。2006。湖南慈利通津鋪話中的“兩個”。方言 3。217–221。Zexiang Chu, Jiayong Ding & Changhong Zeng. 2006. Hunan Cili Tongjinpuhua zhong de “liangge”. *Fangyan* 3. 217–221.

都興宙。1995。論西寧話裡的虛詞“lia”。青海民族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1。56–61。Xingzhou Du. 1995. Lun Xininghua li de xuci “lia”. *Qinghai Minzu Xueyuan Xuebao*, shehui kexue ban 1. 56–61.

郭忠。1995。天門方言的“兩個”。語言研究 1。166–167。Zhong Guo. 1995. Tianmen fangyan de “liangge” . *Yuyan Yanjiu* 1. 166–167.

江藍生。2012。漢語連—介詞的來源及其語法化的路徑和類型。中國語文 4。291–308, 383。Lansheng Jiang. 2012. Hanyu lian–jieci de laiyuan ji qi yufahua de lujing he leixing. *Zhongguo Yuwen* 4. 291–308, 383.

賴先剛。2005。語言研究論稿。上海：學林出版社。Xiangang Lai. 2005. *Yuyan Yanjiu Lungao*. Shanghai: Xuelin Chubanshe.

李留文。2016。地方精英與地域文化變遷研究（13–19 世紀）——以濟源為例。鄭州：鄭州大學出版社。Liuwen Li. 2016. *Difang Jingying yu Diyu Wenhua Bianqian Yanjiu (13–19 Shiji): Yi Jiyuan Weili*. Zhengzhou: Zhengzhou Daxue Chubanshe.

敏春芳。2014。甘青民族地區語言接觸中的“格”範疇。民族語文 5。44–51。Chunfang Min. 2014. Gan-Qing minzu diqu yuyan jiechu zhong de “Ge” fanchou. *Minzu Yuwen* 5. 44–51.

彭曉輝、儲澤祥。2008。湖南祁東話表示雙數的“兩個”。漢語學報 2。11–17, 95。Xiaohui Peng & Zexiang Chu. 2008. Hunan Qidonghua biaoshi shuangshu de “liangge”. *Hanyu Xuebao* 2. 11–17, 95.

陶伏平。2008。湖南慈利通津鋪話連詞、介詞研究。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。Fuping Tao. 2008. *Hunan Cili Tongjinpuhua lianci, jieci yanjiu*. Hunan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.

陶伏平。2009。湖南慈利通津鋪話中的介詞“兩個”。湖南第一師範學報 4。108–111, 114。Fuping Tao. 2009. Hunan Cili Tongjinpuhua zhong de jieci “liangge”. *Hunan Diyi Shifan Xuebao* 4. 108–111, 114.

汪化雲。2016。黃孝方言 NP 後的“兩個”。黃岡師範學院學報 2。66–70。Huayun Wang. 2016. Huangxiao fangyan NP hou de “liang ge”. *Huangg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* 2. 66–70.

王東。2010。河南羅山方言研究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Dong Wang. 2010. *Henan Luoshan Fangyan Yanjiu*. Beijing: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.

王雙成。2012。西寧方言的介詞類型。中國語文 5。469–478, 480。Shuangcheng Wang. 2012. Xining fangyan de jieci leixing. *Zhongguo Yuwen* 5. 469–478, 480.

王雙成。2020。語言接觸與西寧方言的並列和伴隨——兼論伴隨和工具格標記“倆”的來源。民族語文 3。20–29。Shuangcheng Wang. 2020. Yuyan jiechu yu Xining fangyan de binglie he bansui: Jianlun bansui he gongju ge biaoji “lia” de laiyuan. *Minzu Yuwen* 3. 20–29.

王越。2022。東北官話不表雙數“倆”用法及演化路徑。漢字文化 5。23–26。Yue Wang. 2022. Dongbei Guanhua bu biao shuangshu “lia” yongfa ji yanhua lujing. *Hanzi Wenhua* 5. 23–26.

楊永龍、張競婷。2016。青海民和甘溝話的格標記系統。民族語文 5。25–38。Yonglong Yang & Jingting Zhang. 2016. Qinghai Minhe Ganggouhua de ge biaoji xitong. *Minzu Yuwen* 5. 25–38.

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（編）。2012。中國語言地圖集（第 2 版）· 漢語方言卷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,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&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(eds). 2012. *Zhongguo Yuyan Dituji*, di 2 ban, *Hanyu Fangyanjuan*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.

Dwyer, Arienne M. 1992. Altaic elements in the Linxia dialect: Contact-induced change on the Yellow-River Plateau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1. 160–179.

Peyraube, Alain. 2017. The case system in three Sinitic languages of the Qinghai-Gansu linguistic area. In Dan Xu & Hui Li (eds.). *Language and gene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adjacent regions*, 121–139. Singapore: Springer Nature.

Zhou, Chenlei. 2022. From “two” to a comitative-instrumental case marker: A regional innovation in the Gansu-Qinghai linguistic area,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23(2). 349–369.

# Functions and Origin of the "…*gei*…*lia*" Construction in the Jiyuan Dialect: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Postposition "*liangge(lia)*" in Chinese Dialects

Yanmin Qiao

Anyang Normal University

**Abstract**

In the Jiyuan dialect, the word *lia* 'two' may follow two or more elements linked by *gei* 'and, with', forming the frame "…*gei*…*lia*". The connected elements can be nouns, verbs, pronouns, adjectives, or nominal and verbal phrases.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*lia*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phonetic form: when pronounced with its original tone [lia$^{51}$], *lia* carries a concrete meaning of "two", and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is […*gei* […*lia*]]; when pronounced as [lia$^{21}$], its meaning becomes grammaticalized, with *lia* referring back to the entire phrase as a comitative case marker, and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is [[…*gei*…] *lia*]. The comitative case marker *lia* in the Jiyuan dialect is a result of contact with the Mongolian language, replicating the grammatical evolution path of Mongolian: "dual number > comitative case".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the postposition *liangge (lia)* in Chinese dialects evolves from the concrete meaning of "two" to a comitative case marker, then to an expanded dual number marker, and ultimately to a redundant element with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 fully dissolved.

**Keywords**

*liangge (lia)*, comitative case, Jiyuan dialect

通訊地址：安陽 文峰區 安陽師範學院 文學院
電郵地址：josieqiaoyanmin@sina.com
收到稿件日期：2025年7月6日
邀請修改日期：2025年11月12日
收到改稿日期：2025年11月28日
接受稿件日期：2026年1月16日
刊登稿件日期：2026年4月30日